

真百助人

眞正的人

波列伏依・著 然 譯



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Перевод Лэй Жань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真正的人

著作者 波列伏依

翻譯者 磊然

發行者 姜濤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ПРОСНРИВСО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四〇〇〇冊）



本書主人公驅逐機駕駛員
阿歷克賽・密里席葉夫。



阿歷克賽·密里席葉夫在書房裏寫戰爭回憶錄。



阿歷克賽·密里席葉夫
和他的妻子及嬰兒。



起飛前的阿歷克賽·密
里席葉夫。



阿歷克賽・密里席葉夫(左)和
本書作者鮑利斯・波列伏依談話。



部 一 第

1001576/5

—

星星還在寒冷地、燦爛地閃爍，但東方已經開始發亮。樹木逐漸從黑暗中出現。樹頂上忽然掠過一陣強勁的凜冽的風。樹林立刻蘇醒了，清脆響亮地喧嘩起來。百年的古松以驚惶的、呼嘯的低語互相呼應，乾燥的霜帶着柔軟的沙沙聲從騷動的樹枝上灑下來。

風像飛來的時候那樣突然地靜止了。樹木重在苦寒的麻痺中凝凍。立刻可以聽見破曉前林中一切的音響：鄰近草原上羣狼貪婪的爭吵聲，狐狸的小心的吠叫聲和醒來的啄木鳥的初次、尚未有把握的啄木聲，這種聲音在林中的寂靜裏那樣佳妙地鳴響着，彷彿它啄的不是木質的樹幹，而是提琴的飽滿的腹部。

風重又在松樹梢的濃密的針葉中斷續地喧嘩。最後的星星從發亮的天空悄悄地熄滅了。天空本身短縮了，變為窄小了。樹林毅然抖落了身上殘餘的夜的黑暗，渾身蒼綠地，

威風凜凜地站起來了。從松樹的蜷髮的頭和樅樹尖針呈現了紅紫色，又開始被照得明亮的情形上，可以猜測得出，太陽昇上來了，而開始的這一天必定是晴朗、嚴寒和新鮮的。

天大亮了。狼往密林中去消化夜來的收穫物，狐狸離開草原，在雪地上留下了花絹似的、狡猾地錯綜的足印。老樹林開始均勻地、不肯緘默地鳴響着；祇有鳥兒的噉噬聲，啄木鳥的剝啄聲，和在樹枝中間飛射、微帶黃色的山雀的快樂的啾鳴，以及鷹鳥的貪婪而枯燥的嘎鳴聲，使這拖長的、驚惶而憂傷的、像細浪滾動的響聲多一點變化。

一隻喜鵲，在赤楊枝頭刷清了尖尖的黑喙，忽然側着頭，傾聽了一會，棲息了一會，準備離開，飛去。樹枝驚惶地脆聲地響了。有一樣高大強壯的東西不辨道路，穿過樹林。灌林開始發出劈拍的聲音，小松樹的樹頂開始擺盪，冰層發出軋軋的聲音，往下沉。喜鵲驚叫了一聲，展開尾巴，像一支箭羽似的，筆直飛去了。

從薄薄地蒙了一層晨霜的針葉裏伸出一張褐色的長臉，用沉重的多棱叉的角裝飾着。驚愕的眼睛檢視了巨大的草原。粉紅色的羚羊皮的鼻孔噴出了驚愕的呼吸的熱氣，癡癡地抽動着。

一隻老鹿像塑像似的在松林中凝住了。祇有背上多毛的皮在神經質地不住地抽動。豎

起來的耳朵捉住每一個聲響，它的聽覺是那樣地銳敏，所以這隻野獸竟能聽見食木虫咬嚼着木質，在松樹皮底下開拓道路。然而在樹林中就連這副尖銳的耳朵也是除了鳥兒的啾鳴，啄木鳥的啄木聲和松樹頂的均勻的和鳴之外，什麼也聽不見。

聽覺放心了。可是嗅覺豫告着危險。融雪的清新的芬芳裏滲雜着各種有刺激性的、難聞的、有危險性的、對這座蒼鬱的樹林是陌生的氣味。野獸的悲傷的黑眼睛在光華奪目的冰層的鱗片上看見了一些黑色的人形，它動也不動，渾身緊張着，準備一躍進入密林，可是那些人沒有移動。他們密密地躺在雪地上，有幾處地方互相交疊。他們人數雖是很多，不過沒有一個人移動和破壞純潔的靜謐。旁邊有陷在雪堆裏的什麼巨物高聳着。它們也流露出猛烈的和令人不安的氣息。

鹿站在樹林的邊緣上，驚恐地斜睨着，不明白這一羣靜悄悄的、不動的、外表看來毫不危險的人到底出了什麼事。

從上面聽到的一陣響聲吸引了它的注意力。野獸震顫了，它背部的皮抽動了一下，後足夾得更緊。

然而這響聲也並不可怖，它彷彿是幾隻金殼甲虫，在萌芽的白樺葉叢中盤繞，低音地

噙噙叫着。它們的噙鳴裏也時時混入一種頻繁的、短促的軋軋聲，好像是沼澤裏的秧鷄在日暮時吱吱的啼聲。

可是這一羣甲虫就在這裏。它們在淡藍色的嚴寒的空中舞蹈，翅膀閃閃發出光輝。秧鷄在高處再三吱吱地啼叫。一隻甲虫沒有收攏翅膀，往下衝。其餘的重又在青天中開始舞蹈。野獸鬆弛了緊張的筋肉，走到草原上，斜睨着天空，舐了冰層。突然又有一隻甲虫離開在空中舞蹈的一羣，倒下來，後面留下一條華麗的大尾巴，筆直往草原衝去，它那樣迅速地長大，以致塵僅僅來得及躍進了灌林，好像是一樣龐大的、比突發的秋天的暴風雨更為可怖的東西那樣驚天動地地撞在松樹頂上，又空通一聲倒在地上，以至整個樹林都開始低鳴和呻吟起來。回音在樹頂上疾馳，追越過一口氣衝進密林的塵。

回音沉陷在蒼綠的針葉密處。霜閃爍着，發着光輝，從被跌下的飛機墜落的樹梢上灑下來。迂緩有力的寂靜重又控制了樹林。在寂靜中可以清晰地聽見一個人在呻吟，冰層在熊的腳爪下發出很厲害的清脆的碎聲。這熊是被一陣不平常的低鳴聲和軋軋聲從林中驅趕到草原上來的。

這隻熊又大又老，渾身毛茸茸的。不清潔的毛像褐色的小團在凹進去腰部聳簇着，

又像冰柱似的從瘦瘠細長的臀部垂下來。這一帶地方從秋天起就烽火連天。戰事甚至侵入了偏僻的禁區，這地方以前祇有森林學者和獵人前來，而且也不常來。近處戰鬥的轟轟聲早在秋天就把熊從熊穴裏轟出來，打破了它的冬眠，所以現在它是又饑餓而且兇狠，在林中徘徊，不知安寧。

熊在森林的邊緣停下來，在塵剛纔站過的地方。它嗅了塵的新鮮的、氣味鮮美的足跡，凹進去的腰部開始沉重而貪婪地呼吸着，側耳傾聽了一會。塵走了，然而旁邊有一陣由某種活的、大概是軟弱的生物發出的聲音。野獸後頸上的茸毛豎立了。它拉長了臉。這個人可憐的聲音重新隱約可辨地從森林邊緣上傳過來。

野獸用柔軟的爪緩慢地小心地走着，向凝止不動的、釘在雪裏的人形走過去，乾燥而堅固的冰層在腳爪下帶着鏘鏘的聲音陷落下去……

飛行員阿歷克賽·密里席葉夫陷入了左右受夾攻的形勢。這是空戰中所能碰到的最尷尬的情形。他所有的彈藥都射完了，實際上是手無寸鐵，受到四架德國飛機的包圍，他們既不讓他逃脫，又不讓他離開航線，却領着他前往他們的飛機場。

這一切的情形是這樣發生的，一組驅逐機在密里席葉夫中尉指揮之下飛出去護送出發突襲敵人機場的「伊爾」○。勇敢的突擊進行得很順利。襲擊機，這些「飛行坦克」——步兵隊裏這樣稱呼它們——差不多是在松樹頂上滑過，偷偷地筆直向飛機場飛去，飛機場上有巨大的「麥克」運輸機一排一排地停着。它們神出鬼沒地從齒狀的、暗藍色的樹林後面出現了，在「馱馬」的笨重的軀體上疾飛着，用大炮和機關槍裏面的鉛和鋼澆灌它

○「伊爾」——伊柳意柯式飛機。

們，扔下長尾巴的炮彈。密里席葉夫跟自己的四架飛機保護着襲擊地點的上空，從上面清楚地看見，許多黑色的人形怎樣在飛機場上倉惶地奔走、運輸機怎樣開始過轉不靈地在滾平的雪地上四散、襲擊機怎樣一次一次地飛下來、神志清醒了的「蓉克」機的駕駛員怎樣在炮火下開始向起點滑走，將飛機昇入空中。

阿歷克賽在這裏可失策了。他本來是應該嚴密防衛着突擊區域的上空的，可是他，像飛行員所說的，竟被唾手可得的捕獲物迷惑了。他將飛機直降下去，像流石似的突撲一隻剛剛離開地面的笨重遲緩的「馱馬」，喜悅地開了幾次長槍打擊它的四方形的、斑駁的、有波浪形的合金製成的身體。他頗有自信，對於敵人將要衝到地上的情形，連看也不看。飛機場的另一面又有一架「蓉克」機騰入空中。阿歷克賽追趕着它。他襲擊，可是沒有成功。他的炮火的路線在緩慢昇高的飛機上面滑了過去。他猛地飛開，又作一次襲擊，重又沒有擊中，他重又追上了他的犧牲品，激怒地用舷旁全部的大炮放了一長列的大槍，射進它的寬闊的、雪茄煙形的胴體裏，一直到森林上面那邊的一個地方才將它擊落，阿歷克賽幹掉了「蓉克」機，在凌亂的蒼海似的無垠的森林上面有黑柱昇起的那個地方勝利地盤繞了兩匝，又駕了飛機飛回德軍的飛機場。